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㬎憲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八

聘禮第八之四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竟音境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遭喪主國君薨也士既請事已入竟矣則遂匿入未告則反　敖氏繼公曰入竟則遂為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君使士請事乃以入竟不郊勞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未君也 賈疏文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但彼據踰年即位後此據新遭喪也 敖氏繼公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其以賓入與

不筵几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

神之賈疏始死不忍異於生

案不莚几對上几莚既設而言謂廟中也殯宫自非接聘使之所昭十年傳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見新君而叔向辭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此接聘賓其嘉服乎凶服乎即使大夫長衣練冠以受嗣君見乎不見乎昭二十年齊公孫青聘于衛時衛亂賓從衛侯于死鳥將事衛人辭賓再請則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

社稷則有宗祧在是則聘不可草𦙂行事亦不可於

喪次行事可知

不禮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降事也　賈氏公彦曰不禮者

謂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　敖氏繼公曰君

喪則使大夫受故不醴賓以其非正主也禮當作醴

主人畢歸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飧饔餼

饗食賈疏知歸禮中兼有饗食者下文云賓唯饔餼之受明本幷饗食亦歸賓就中乃受饔餼耳

敖氏繼公曰畢歸禮者不可以已之喪而廢待賓之禮也

賓唯饔餼之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唯受饔餼者以主人雖不遭喪亦歸之饔餼故於此受之而不辭不受饗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食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飧饔餼之細也　鄭氏康成曰受正不

受加也

案饗食亦正禮非加禮但遭喪不行饗食之禮而猶歸之於賓是於殺禮中為加也不受饗食則酬幣侑幣不受可知

不賄不禮玉不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殺禮為之不備　敖氏繼公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主君薨難乎其為辭故闕之贈者所以答私覿遭喪則不覿故主國亦不

宜贈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賈疏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

敖氏繼公曰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是也遭君喪之禮凡所降者各有其義此亦遭喪也故因其禮而用之其義則或合或否

而不能盡同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賈疏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去衰易冠賈疏脱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脱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賈疏聘禮是純吉禮為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為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是純凶禮麻絰與屨不易直去衰易冠而已故云不以純凶接純吉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賈疏玉藻長中繼掩尺鄭注云繼袂掩一尺表

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賈疏純為衣裳之側袂為口緣皆寸半表裏共三寸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鄭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以采純以素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　敖氏繼公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也主人卽大夫文互見耳亦嗣君使大夫受之不言者可知也長衣練冠凶服變也主君喪而受之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與　李氏如圭曰更言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雜記大夫筮宅史

練冠長衣以筮則長衣練冠以凶接吉之服也

案君喪則臣斬衰三年夫人世子之喪則臣從服齊衰期然則主國之大夫受聘者其不應槩以長衣練冠明矣

右遭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正義敖氏繼公曰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

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入竟則遂意與
上同　賈氏公彥曰入竟謂謁關人告君君使士請
事矣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衰七回反注今文赴作訃
正義鄭氏康成曰赴走告也此謂赴告主國君者也
哭于巷者哭于巷門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
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　敖氏繼公曰赴告喪者之
稱也哭于巷其變於赴者至之禮與其哭也亦為位

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亦謂此時也哀于館有事而出則吉服也

案為位謂賓介及士介以下諸人為位而哭猶言卽位也非謂設死者之位也赴者未至則不可以喪禮干主國之君臣故不可哭于館之庭以庭有受殯受饔諸禮也

受禮不受饗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禮受饔餼也　敖氏繼公曰不

受饗食者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是亦原其禮之所由來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但云衰而出則其出也非為聘事矣以此見赴者之至例在聘日之後也　鄭氏康成曰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賈疏主人所歸禮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案聘不可以凶服而赴者既至則不可以不衰故赴

者必探知正禮已行而後至焉所以便事也其他如問卿受夫人歸禮受大夫餼諸事則不妨以凶服將之雖受還玉亦衰其主國之卿仍皮弁服而授受則皆無裼襲之節與

唯稍受之稍所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稍禀食也賈疏周官每云稍事皆謂米禀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為稍　敖氏繼公曰稍謂漿飲乘禽之屬漿人職云共賓客之稍禮記云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亦可見

矣云唯稍受之對不受饗食而言也

案云衰而出對上衰于館也云唯稍受之則似饔餼亦不受矣周官掌客職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彼經自兼卿大夫士為國客者但不言赴者至與未至之別然明列賓客之喪主國之喪所受與不受則賓喪所不受匪唯饗食矣意聘日歸饔餼則赴者未至時已受之其大夫所餼則不受牢而但受米與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

敖氏繼公曰注謂此放君存時致命之禮故云存亡同　敖氏繼公曰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

案雜記執玉不麻謂平常時也至有君喪既聘而受還玉及歸而復命則麻可也禮窮則不得不然也

子即位不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静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賈疏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賈疏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臣子一例故知此亦然敖氏繼公曰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

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辯音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聘者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賈疏君薨不可代君出命

與介入北鄉哭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盖復命奔喪宜異其節也奔喪云奔喪者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鄭氏康成曰北鄉哭新至别於朝夕賈疏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

出袒括髮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於外臣也賈疏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

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卽位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臣位自哭而踊如奔喪禮

餘論賈氏公彦曰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卽位踊襲絰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亦當襲絰於序東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私喪謂其父母也哀而居不敢以凶服干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賈疏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追代之　敖氏繼公曰云哭于館者嫌其不敢發哀哭於主人之廟也昔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正此意也不饗

食謂主君饗食巳則不往也其致之則斯受之是亦異於其君之喪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巳有齊斬之服賈疏私喪有為父為母故齊斬並言之其在道路使介居前巳隨之歸請反命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賈疏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宫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内釋服此朝服出門乃釋為異也其他如奔喪之禮賈疏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

東西面哭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賔成踊送賔反位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俱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

敖氏繼公曰此别於有君喪者也經但見其未及郊之禮耳若君既許其反命則朝服而帥衆介以行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吉時道路深衣

案吉時道路亦朝服非深衣也若深衣則次介可服之以假道乎

右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

正義敖氏繼公曰遂謂遂其聘事者也若未入竟則使告于君止而俟命殯即其館而殯之也尸未得歸故權殯於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鄭氏康成曰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存疑賈氏公彥曰賓不殯於館鄭直云至殯所當用取其至殯為節以大斂訖即殯故連言殯下文歸介

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此斂於棺而已

案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注云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疏云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此疏乃云不殯於館何自悖也

介攝其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致聘享及問大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賈疏鮮介得代賓致命之意

君弔介為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　敖氏繼公曰君既之巳不視斂異内外臣也凡諸侯既於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人受主君之既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既蓋皮弁服禮諸侯既於異國之臣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蓋未喪服也介為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

凡諸侯男主人必免

存異賈氏公彦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案季子事屬偶然非定典也賈說滯矣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李氏如圭曰掌客所云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不饗食

正義敖氏繼公曰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

忠心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殯成節乃去　賈氏公彦曰卒復命謂復命訖送之謂送至賓之家殯是喪之大節卒殯而後君與介乃去　敖氏繼公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輲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賈疏大聘

上介大夫也經兼見小聘之法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斂吏驗反下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斂斂于棺也上云具此云棺文互見也其異者殯與斂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賈疏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

案君於士有致襚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衣物者是非哀死恤喪之誼也但敖云棺具互文亦未盡

經義蓋具兼歛殯備其用者周而士介則僅及其棺歛之需而止耳

君不弔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敖氏繼公曰此降於賓與上介且異内外臣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也 鄭氏康成曰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

以柩造朝以巳至朝志在達君命　敖氏繼公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旣則歸而殯之於館

餘論哀十五年左氏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其上介芋尹蓋之對言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朱子曰孔疏云禮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閉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

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芉尹乃欲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而吳人納之杜注又以為知禮皆失之矣

案據此注疏則賓未至朝而死猶不必以柩造朝也公孫貞子及良而卒蓋未入國門原無造朝之禮意吳人辭之直辭其入國而芉尹蓋之對亦祇欲入國而殯于館與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正義敖氏繼公曰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文互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往謂送柩　敖氏繼公曰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於賓與上介也

右賓介卒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　賈氏公彦曰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　敖氏繼公曰受於廟而不筵几禮差輕也禮亦當作醴凡受禮而設筵乃醴賔此不筵几故不醴賔亦相因而然也面不升以其為下大夫也其禮如大聘之上介但初覿不與士介同入為異耳郊勞乃使臣之禮故言於君禮之後云獻繼不享而言則謂聘君之獻也經記於大聘皆不言聘君有獻於

主君及夫人而此於小聘乃以有獻不及夫人為異

亦未詳

其禮如為介三介

正義敖氏繼公曰禮者饔餼饗食之屬也　鄭氏康成曰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　賈氏公彦曰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故也

右小聘

記久無事則聘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盟會之屬賈疏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　策簡也賈疏簡據一片策是編連之　方板也　敖氏繼公曰故猶事也有故謂有事可言者也此與經之所謂有言者互見爾卒聘兼享而言或亦通小聘也小聘則不享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

也將命之時但稱言以達其君之意而已未必及其

故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賈疏春官內史職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書必璽之賈疏襄二十九年左傳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書必璽之也　敖氏繼公曰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不於內讀之者客降則出

矣無其節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書報也　敖氏繼公曰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是卽卿者束帛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葢以之為信也

明日君館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反命葢與還玉同日而明日君館之則無此禮者其館之之節亦可見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賈疏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故尚疾

案還玉之明日館賓館賓之明日賓行經之次第本如此唯有故加書則於還玉日多反命一事耳記此者嫌加書或當有稽延未得明日館賓也注乃云書問尚疾疏以言者密事夫所云故者皆禮典所具非必密謀不宣者也若果事屬機秘豈有使人讀於門外者乎

右記有故加書

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幾居豈反注古文資作齎

正義敖氏繼公曰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宰制國用故問之　鄭氏康成曰資行用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

辨正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未是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前夕幣之閒（敖氏繼公曰前蓋如前期之前）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賈疏謂已受命後夕幣之前使者及介朝時皆同位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敖氏繼公曰日朝每日常朝也經惟見夕幣與受命之位故記明之

案據此則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亦有閱數日而不卽就事者矣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軷蒲末反注軷古文作祓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　敖氏繼公曰道祭謂之軷者為既祭而以車軷之因以為名也釋軷者釋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祭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軷之而過也

案釋如釋奠釋菜之釋謂釋之於地也云祭酒脯則無牲也有脯則亦有醢矣葢豆籩具而偶也生民詩取羝以軷秋官犬人職伏瘗亦如之則有牲若羊若狗此無者葢天子諸侯之軷禮隆也據夏官大馭職則祭右軹祭左軹祭軓皆馭為之賈氏謂此使者自祭禮或然與於家則釋幣于行五祀之行神也出門外則釋軷道路之神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一祭而三名曰軷曰祖詩云取

羝以軷又云出祖是也又名道㑹子問曰道而出是也

右記受命始行諸事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朝音潮繅音早雜記作藻同剡以冉反厚胡耦反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蒼石經及敖本皆作倉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所執以為瑞節也九寸上公之圭也　孔氏穎達曰雜記藻三采六等聘禮記云朝

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閒而為六等也　朱子曰案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也　敖氏繼公曰圭謂桓圭也圭與繅皆九寸但言其長同耳若其廣則玉三寸而繅蓋一尺許也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惟據玉而言剡上寸半謂剡其左右各寸半也三采六等者三就也每一帀為一就三采而三就以上

下或左右數之則六等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剡上象天圓地方也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

案圭之首三角而鋭或取隂陽奇偶之義以分上下又以為諸圭之别也故圭角二字常連言之唯琬圭則首圓耳下記云皆玄纁玄纁繅之質也三采二采其飾也以玄纁為質則非韋明矣三采各二而三就則每采以兩相併而為一就也朱在上白在中蒼在

下與公侯伯之圭繅皆三采三就典瑞職有明文

問諸侯朱緑繅八寸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賈疏上文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則自相朝圭與繅亦同九寸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故云互相備也　敖氏繼公曰此言上公聘玉之繅也朱緑者繅之采也典瑞職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則此朱緑蓋合而為一就也一就則二等矣上言朝玉與其繅九寸故於

此但言繅而不及玉葢省文耳玉人職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公之聘玉亦與繅之長同也然則侯伯聘玉與繅當六寸子男則當四寸與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長直亮反絢呼縣反注今文絢作約

正義鄭氏康成曰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　敖氏繼公曰玄纁所用以為繅者也朝聘之繅皆以玄纁之帛為之葢表玄而裏纁也其表裏則皆絢以采繫者繅之繫也以絢組為之其絢亦如

繅之采與繅言采繫言絇文互見也絇者葢以采色飾物之稱舊說以為畫非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繫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　賈氏公彥曰繅藉尊卑不同組繫尊卑一等

案古人服采大率取象於天地故或玄上而纁下或玄表而纁裏如五冕之覆冒冕服之衣裳是也士喪禮尸襲所用亦多放焉則此玄纁為繅之表裏固有根據玄纁旣為之質則三采二采自當為之絇矣采

絇蓋皆橫之以掩玉則上下皆匝焉故云就也繫未聞以玄纁為之者他禮每云組繫此亦組繫也但絇則彌華爾

右記圭繅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馬齎子兮反釋文作賫注古文肆為肆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有司載問大夫之禮待于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

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　敖氏繼公曰經於問大夫之庭實惟言皮此兼云馬是其所用亦不定也

右記問大夫之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音遜說音悦

正義鄭氏康成曰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　敖氏繼公曰聘為結好故辭貴於孫而說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為砥

正義敖氏繼公曰史言其文勝也論語曰文勝質則史辭以達意而已當少而多則文勝而傷於煩當多而少則失於畧而不足以達意辭苟足以達則不煩不畧為得其宜故曰義之至也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敖氏繼公曰此辭對之辭未詳其所用之節姑闕之

右記辭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正義鄭氏康成曰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賈疏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而無廟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

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敖氏繼公曰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

節也內則言子事父母之禮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又云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則亦足以見之矣沐潘也

右記館并管人所共

飧不致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束帛致命（賈疏饔餼以束帛致此不以束帛致）

敖氏繼公曰不致者宰夫設之而已不以君命致之也必不致者遠辟朝君之禮也

賓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不致命也

沐浴而食之食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

沐浴可知

右記飧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訝五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使者大夫上介也訝主國君所

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敖氏繼公曰掌訝職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其職如是則以降等者為之宜也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

賓即館訝將公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已迎待之命　敖氏繼公曰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將公命蓋於外門内也下禮同

案周官掌訝中士八人賓入館而次于舍門外者其

職也侯國或以下士為之其下云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則㞗事而攝官以共非卽掌訝也此經上節所云乃攝官者也自此以下則掌訝之官為之與若然則雖於賔亦不以大夫矣敖云將公命及下禮皆於外門内者以相見禮決之也

又見之以其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賔館之

外宜相親也賈疏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　敖氏繼公曰其贄卽訝之贄也復見之以其贄所謂還贄也卿則還鴈大夫士則皆還雉於其訝士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蓋以無復見之禮故也此亦有士見於大夫而不終辭之者以其受公命而為訝

與同國之降等者異故畧如敵者之禮不辭其贄而復見之也

右記訝者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國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賈疏此據上經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而言謂公侯伯之使者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

敖氏繼公曰言惟得用其所寶者以聘見不可用其不當用者也

案玉所以可寶者禮事用之耳聘其一也如朝如祭又其大者也若以為玩好而寶之則犯楚書所譏與孟子所戒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人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此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尚書亦云五器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　敖氏繼公曰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君謂朝君也云少退則似謂在其南而少西也

通論敖氏繼公曰司儀職及將幣車進拜辱賓車進答拜云車進是朝君未嘗入於次也此乃著君之次亦似微異

案君疑賓之訛其謂上介以下少退于賓之次與

右記授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賔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賈氏公彦曰此於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以授賔賔襲受之節　敖氏繼公曰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將聘授賔之時為然記特於此發之耳其餘執玉者亦如之

賔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古文皇皆作王

正義鄭氏康成曰皇自莊盛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　賈氏公彥曰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之時　敖氏繼公曰讓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春秋傳衛孫林父聘於魯公登亦登是不讓也將授謂發於負序之位將授玉也行而張足曰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特志於趨耳言其急於授君而行速也注云志趨卷豚是也

案玉藻云卷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卷轉也豚之

言若有所循不舉足而曳踵則裳之齊如水之流也

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卷去阮反豚大本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讓謂舉手平衡也賈疏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案鄭言執圭之容故以讓為舉手平衡也然於讓義為疎引論語取足蹜蹜如有循以明志趨耳則彼注舉前曳踵與此卷豚而行者近之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還音旋

正義賈氏公彦曰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也　敖氏繼公曰如送言其未卽退之意也君還東面而後賓退

存疑賈氏公彦曰下如送者以上文之次言之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待君廻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　敖氏繼公曰授如爭謂尚疾而不敢留君也承下如送謂旣授則以手承公手

之下而未即退

案賈氏以下為下堂退為賔出廟門者朱子於論語已質其非而敖氏以爭字為句謂尚疾者恐亦非執輕如不克之意蓋執玉以授君當執其下君則從其上受之故授之時如爭承物者然玉已授而手在下猶若有所送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正義鄭氏康成曰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

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者卷豚而行也賈疏此舉足為疾趨則志趨為徐趨也　敖氏繼公曰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怡和悅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鄉者之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趨言又者明復其常也

及門正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

右記聘容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異說也賈疏上文已記執圭此又記執圭之儀以同記事而言有差異人記事說有不同也　敖氏繼公曰鞠躬者敬也如恐失之者慎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　敖氏繼公曰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

衆介北面蹌焉蹌七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貎舒揚　敖氏繼公曰於享乃云蹜焉以見聘時之不然也然則衆介容貎之變其節亦畧與賓同矣

存疑賈氏公彦曰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也

案敖氏謂言享時者得之若方行聘時使者方屛氣戰色衆介不應容氣舒揚也

私覿愉愉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貌和敬　賈氏公彦曰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私覿愉愉又舒於盈容也

出如舒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

賈氏公彦曰出廟門又舒於愉愉也

右記聘享覿之容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記執玉異説　敖氏繼公曰主

敬鞠躬也主慎如恐失之也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

右記執圭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閒記莧反注古文閒作干

正義鄭氏康成曰隨入不並行也　賈氏公彦曰左先者皮馬以四為禮北面以西為上故左者先入也

敖氏繼公曰凡庭實謂凡入而設於參分庭一在

南者也皮馬相閒謂庭實若相繼而兩設用皮則宜俱用皮用馬則宜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閒而設亦自無害故云可也可者許其得用之辭

存異鄭氏康成曰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

案以隨入左先相閒文義差之則言庭實入設之序者似貫蓋記者多備經之所不及也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馬出當從廄也餘物皆東藏之

敖氏繼公曰賓之幣謂將聘君之幣及私覿者也馬

亦言幣則幣字之所包者廣矣

右記庭實入出之法

多貨則傷于德

正義敖氏繼公曰貨指聘物而言聘物有常數若多

用之則有重貨之意而傷害於德矣言此者見貨之

不可多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賈疏鄭注周官九職亦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

案記此句緣上庭實而言之耳云多貨則傷德者欲酌劑其宜而為之制數者也若圭璋璧琮具有典式不當有多寡之殊矣金玉曰貨此亦鄭義云爾班志云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

無者則所賅者博也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曰貨曰幣其非專指玉也明矣

幣美則沒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幣謂束帛也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敖氏繼公曰美謂奇巧也聘幣有常制若美為之則過於禮而禮為之沒矣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上言貨則幣在其中矣以其出於人力之所為故復以美戒之

賄在聘于賄　注古文賄皆作悔

正義鄭氏康成曰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官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賈疏秋官司儀職文

右記貨幣之度

凡執玉無藉者襲

正義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繅又别言

藉則藉非繅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此無藉者之玉也束帛加璧卽裼矣　敖氏繼公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攷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為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過此則皆裼矣蓋聘玉尊當特達而無藉執聘玉則當加敬而襲其襲與無藉之義初不相通記人特因二者之異於常故合而為言耳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裼可

知乃不言之者裼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為然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藉謂繅也繅所以藉玉

右記執玉襲

禮不拜至注今文禮為醴敖從今文

正義敖氏繼公曰醴賓而不拜至其辟朝君之禮乎諸侯相朝有儐禮與醴相類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賓不於是始至

案士昏禮賔納采問名訖主人醴賔升堂卽拜至公食大夫禮亦拜至賔皆非於是始至者也嫌凡醴或俱當拜至故記人明之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大音泰

正義敖氏繼公曰士冠禮醴尊于房中勺觶角柶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觶籩豆之類亦宜近之

薦脯五膱祭半膱横之膱音職

案注説已見鄉射記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謂後扱

案扱禮之法已見士昏記

右記醴賓之事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

敖氏繼公曰主人之庭實謂用於醴賓之時者也

遂以出者主人之士也賔之士其從者也

右記賔受庭實之事

既覿賔若私獻奉獻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有珍異之物或賔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賈氏公彦曰臣統於君雖是私獻巳物亦以君命致之故曰將命　敖氏繼公曰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此臣有獻於他國之君而稱其君命以將之亦其義也

擯者入告出禮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獻也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不入者禮輕　敖氏繼公曰以君命將之而奠獻於外再拜稽首見其為巳物也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東面取者舉奠物之儀然也請受説見私覿

存疑鄭氏康成曰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賈疏擯者從東由賓南自客後居賓左取獻物

賓固辭公答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云答則拜非為受也凡尊者於卑者之禮而不得親受者其儀皆然公拜亦於中庭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相息亮反辟音避注古文閾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東藏之既乃介覿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案記言兄弟之國則私獻亦有及夫人者及夫人亦以君命將之可知上獻君言若此問夫人亦言若皆或有或無不可定也但非兄弟之國則雖於君有獻亦問不及夫人耳

右記私獻

若君不見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敖氏繼公曰大夫亦皮弁襲迎賓于大門外不拜帥賓以入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注今文無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不禮（敖本作醴）

正義敖氏繼公曰使大夫代受則醴賓之禮自不可行乃必言之者嫌受其聘享則當醴之也

右記君不見大夫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

賔請有事於已同類旣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賔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賈疏爾時不道已姓則知已乃幣所不及

存疑敖氏繼公曰經云卿大夫勞賔而此云幣之所及皆勞則謂大夫時或有勞之者時或有不皆勞之者矣似異於經且以幣不及已之故而不勞賔亦恐非禮意蓋聘君之問卿卿大夫之勞賔皆禮之當然二者初不相關記乃合而言之似失之矣服謂皮弁

服不釋服之意亦未詳

案幣之所及而勞之往來施報欲其稱也在朝君臣同服則皆皮弁服矣不釋服者因聘服之餘亦所以禮賓也上介亦皮弁服受之

右記勞

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古文羮為羔飪作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羮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羮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賈疏

士介皆餕大牢無飪可祭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　敖氏繼公曰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唯羹飪之文不具或脫一祭字

存異敖氏繼公曰云筮一尸者嫌並祭祖禰當異尸也幷祭祖禰而唯一尸故若昭若穆皆可　賈氏公彥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故筮尸祭然後食之以求福故也

案祭必分昭穆云若者或昭或穆祭其一也若幷祭

祖禰而概以一尸則又何昭穆之有乎且其入室東面坐而食之飲之者一尸而已名之為祖不可以為禰也名之為禰不可以為祖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制禮夫豈有此父在而祭祖者或父有廢疾而子為大夫或父已請老而子及於為政出使在外夫亦可以祭矣抑有父卒而祭其祖者古人之祭有犆有祫若犆則雖三廟五廟唯祭其一而已如春已犆於禰夏而出聘則祭其祖禮亦宜之特牲少牢祝辭皆

曰皇祖此可舉以為例也筮亦於廟門外　問所館者大夫若士之廟也彼之祖禰在焉可入室而祭巳之祖禰乎曰鬼神變動不居不可以為有不可以為無而屈伸寂感因時而異賓館于兹而祭其祖禰賓之祖禰感而伸則主人之祖禰寂而屈理固然也且如特牲少牢祭畢而餕則上餕實居尸位矣又如祭殤與無後者亦於室中祭之矣先儒謂五祀之户中霤亦在廟室祭之則於彼廟祭此祖禰何嫌之有乎

初奉使時行釋幣禮埋于西階東未聞奉之以為主也天子諸侯載木主以行非其義類未可援以為比

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祝曰之祝之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僕御者也祝不從行故僕攝之嘉禮指饔而言字祖而謚考亦假設之辭爾凡稱鬼神大夫則舉其謚士則舉其字

存疑鄭氏康成曰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幷祭祖禰畝之也一牢而幷祭幷祭而一尸皆所以異於常禮

案孝孫對皇祖為稱孝子對皇考為稱亦科用其一非兩稱之也並舉之者以若昭若穆不定唯人所指耳如幷祭祖禰則祝辭但稱孝孫不當幷稱孝子卑統於尊也周公幷告大王王季文王而冊祝之辭但云元孫某可以見其例矣在國則祝者公有司也祝

不從行而僕攝之事神之職祝為尊大夫之貴臣老與士而已此僕為祝者其亦公家之臣與佐食宗人賓則同行者皆可為之宗人薦豆設敦且亞獻以其無主婦宗人宜攝之也司馬司士則皆其臣為之餘論賈氏公彥曰定四年傳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則祝不從行又掌客職云羣介行人宰史不言祝則小祝亦不行矣敖氏繼公曰然則君與大夫以嘉好之事出竟祝皆不從亦可見矣

如饋食之禮注今大夫無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如少牢饋食之禮但如其不賓尸者耳賓於聘日受饔且在他國則此時祭物雖多而禮儀不得不略又此用大牢亦與彼禮異者也然則所謂如者蓋大約言之耳　賈氏公彦曰少牢禮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九飯三獻之節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當略之矣

案饔餼九鼎此祭如饋食則五鼎而五俎牛羊豕魚

腊也牲體亦升其右胖于尸羞四豆則腳臐膮與醓為四鉶則牛二羊豕各一如公食與祝佐食主人賓之俎皆有牛體亦其異者

假器于大夫

正義敖氏繼公曰必假於大夫者其禮其器與之同也　賈氏公彥曰曲禮云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云與得用者言寄若然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故賓介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

行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賈疏致襚雖是祭器人臣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

案致襚有鼎無俎固不得不假彼亦未必以君之祭器致之

賵肉及㢈車賵音班㢈所求反注古文賵作紛

正義鄭氏康成曰賵猶賦也㢈㢈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　賈氏公彦曰此謂祭訖賵胙

逮下也周官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職

敖氏繼公曰言此明亦有不及者矣

案春官巾車以下大夫為之則尊官也此云及則其賤者蓋胥徒與左氏傳云巾車脂轄

右記以饔祭

聘日致饔

正義敖氏繼公曰自此至旬而稍記主國行禮於賔之節也

明日問大夫注古文曰問夫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 敖氏繼公曰所以下於其君亦以聘日未有暇及之也

夕夫人歸禮注今文歸作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君異日下之也

既致饔旬而稍

正義敖氏繼公曰旬日乃稍者以饔餼之物多也

案十日而稍恐其米禾芻薪或不繼也牢則無之

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注古文既為餼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其賓與上介也　賈氏公彥曰天官漿人共賓客之稍禮謂賓留閒主人稍所給者如其饔餼之數一牢當一雙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饔餼五牢者也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

士中日則二雙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太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一雙以將命也案此少儀文面前也

其受之也上介受之以入告士舉其餘從之賈疏此約私獻禮私獻擯者取獻以入士舉其餘此亦上介受入明其餘士舉從入可知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賈疏此亦約私獻文上介受亦如之賈疏以其受饔餼之時已如賓禮也士介拜受于門外賈疏

以其受饟在門外也

禽羞俶獻比（比筆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

右記主國禮賓之節與羞獻

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

正義鄭氏康成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　李氏如圭曰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大史氏是其類

存疑敖氏繼公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所行之禮自聘以至於介之私覿凡十餘節以大槩言之亦必至於日幾中而后畢既而又有受饔餼之事已受饔又以祭其祖禰如饋食之禮由是觀之則日暮人倦可知矣乃復請觀何哉且問卿之公事未舉而私為道觀亦非禮也此記必誤矣

案敖氏獻難義亦近是但此舉或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饔餼之卿以達於君非於即日觀也亦如上經

賓請有事於大夫非於即日問也其訝帥之文相連者記欲終其事耳

訝帥之自下門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右記請觀

各以其爵朝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句宜在凡致禮下

賈疏此各以其爵朝服為

致禮也故知義然

右記致禮者之爵與服

士無饔無饔者無儐儐石經作擯李氏如圭曰擯當作儐監本已改今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歸饔餼也

右記士無儐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賈疏以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也

敖氏繼公曰此上葢有闕文

右記賓問大夫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賈疏案上經賓一食一饗上介若食若饗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中唯賓與上介耳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甕筐賈疏致饔餼醯醢是豆實實於甕明此亦實於甕可知也饗禮今亡　敖氏繼公曰春秋傳昭六年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武子辭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定於

未饗之先若不親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

案皆皆賓與上介又皆主國之公與大夫也加籩豆如籩人醢人職所列者是也公於賓用其全則八於上介減其二則六大夫之於賓與上介亦然加者皆用則正者畢具可知矣此致禮云皆用則親饗者宜無不用矣然據晉人之於季孫又似加於常禮之外者與此微異

右記致饗用加籩豆

無饔者無饗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介無饗禮

右記士無饔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正義敖氏繼公曰凡凡賓上介及士介也經云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士介米六筐而此云黍粱稷則是皆不用稻矣八筐者二黍二粱四稷也六筐者二黍二粱二稷也其器既異於君器又多寡相懸且不敢

與君同用四種皆所以逺下之凡降殺之例自下者始此八筐者乃不去稷而去稻者以當多者不宜去而當少者不宜多也是或一義耳若六筐者則因賔介之禮而但減其多者之數以别之無他義也君器多而小大夫器寡而大亦隆殺之宜　鄭氏康成曰謂大夫餼賔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賈疏君歸饔餼於賔與大夫介米少而筥多今大夫致禮於賔介用筐數寡而器大其禮略

右記大夫餼禮之米

既將公事賓請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已問大夫事畢即請歸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案請請於所問之大夫而以達於君也其於賓介面畢大夫送賓時請之與請歸之意謂不敢久留溷主國也蓋其饗食有常數燕雖數舉不過示以優游之意至旬而稍則歸期近而留焉者暫矣

右記請歸之節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拜賜也唯稍不拜　敖氏繼公曰訝聽之異於巳臣也

右記賓拜賜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正義敖氏繼公曰饗食之禮君親為主故以賓為賓尊賓也君與臣燕則宰夫為獻主故不以賓為賓而以為苟敬亦尊賓也此苟敬之位在阼階西北面餘

並見燕禮記

存疑鄭氏康成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亦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

案燕禮具有成法非必賓辭為賓而後以介為賓也小敬之義亦所未安

宰夫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主人代公獻　敖氏繼公曰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為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

右記燕

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今文曰賄反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賈疏此特來非

歴聘呉公子札聘於諸國是有行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

賈疏文十二年左氏傳文此謂重賄者也　敖氏繼公曰於反幣之外又重賄之荅其特來之厚意也反幣即贈幣也贈幣為報其私覿故云反必言反幣者嫌重賄則不必贈也

右記特聘無行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聘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拜夫人之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

曰老

又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

君敢拜送

右記公館賓之辭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

以謝之　敖氏繼公曰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

亦在堂禮之變也賓主各有當為主人之嫌難乎其為授受也不用錦而帛不授受無嫌於君禮窽賓以館於其廟故釋此以禮其神與有四皮者盛之也夫然則不致不拜宜矣

右記賓釋皮帛于館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使所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與嘉賓為禮　敖氏繼公曰無罪謂無失誤也饗之親饗之也主國君於賓有饗食

燕之禮但言饗食者舉其盛者言之

存疑敖氏繼公曰來使與下文所謂過者相對立文過則餼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

案經云致饗以酬幣此云過則餼之是二者異也不異其禮而異其辭則雖以愧厲之而究不暴揚其過

忠厚之至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敖氏繼公曰謂假道而過者則餼之也過即經所謂過餼即經所謂餼之以其禮復記於此者蒙無罪之文也若有不假道不禁侵掠之類是過者之罪矣

案如敖說則二句不相承接不相呼應殆非也行人見執見譏於春秋盛世未必有之

其介為介

正義賈氏公彦曰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為介而上介於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　敖氏繼公曰此上當言饗賓之禮乃及此耳其亦有闕文與饗賓君為主人故以賓為賓而上介為介若饗上介則上介為賓而無介小聘使下大夫其饗禮亦宜如之蓋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為禮故也

右記饗否之異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卑不與尊齊禮　賈氏公彦曰前有小國之卿大夫來聘將行饗食而值大國之卿大夫來聘則廢小國饗食之禮　敖氏繼公曰主人待客隆殺之儀也大客謂朝君

案賈敖二義可以兼備

右記大客後至

唯大聘有几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

不為神位　敖氏繼公曰經於小聘云不几筵其文已明

右記几筵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注今文籔為逾

正義鄭氏康成曰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為籔者　邢氏昺曰包咸云十六斗曰庾籔今文為逾是庾逾籔其數同也

二百四十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

四秉曰筥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賈疏對上秉為量名

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

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稯祖孔反音總秅音妒注古文稯作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車之禾三秅為千二百秉三百

筥三十稯也

右記米禾之量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舉人臣張濤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經魚腸胃倫膚皆七則謂子男小聘之下大夫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食小國小聘之賓蓋與前篇互見其禮也

案秋官掌客職云公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是諸侯饗食燕其來朝諸侯之數也其疏云天子之待諸侯當與諸侯之自相待者同理或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賈氏公彦曰下別言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據小聘大夫聘禮據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為義篇末云魚腸胃倫

也聘記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是諸侯饗食燕乎大聘之卿之數也若小聘大夫則聘記云上介一食一饗小聘其禮如爲介蓋大聘之上介以下大夫而小聘之賓其爵與同故其食饗之數亦如之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所云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

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是也燕則折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詩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異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飲祇以漱口以飯爲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云上公九舉及此禮是也二是燕食曲禮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

案食與饗燕類也然饗食於廟燕於寢故饗最重

食次之燕又次之燕禮者諸侯燕其大夫若聘大
夫之禮此篇則諸侯食聘大夫之禮因附見主國
大夫食聘大夫之禮也以燕推之則諸侯亦當有
食其大夫之禮以食燕推之則諸侯又當有饗其
大夫若聘大夫之禮以主國大夫食聘大夫者推
之則主國大夫亦當有饗燕聘大夫及自相與饗
食燕之禮且推而上之諸侯又當有饗食燕其來
朝之諸侯及王國來聘之大夫之禮天子亦當有

饗食燕其大夫與來朝之諸侯及侯國來聘之大夫之禮今攷諸經傳如秋官掌客職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職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七獻七舉子男五獻五舉是天子之饗食其來朝之諸侯者也左傳所載定王饗士會事是天子之饗侯國之聘大夫者也聘禮曰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是主國大夫之饗食乎聘大夫者也其詳則經籍散軼蓋不可盡考

矣

公食大夫之禮食音嗣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禮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 劉氏敞曰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 鄭氏鍔曰天官外饔職掌外祭祀之割亨賓客飧饔饗食之

事如之蓋事賓如事神敬之至也

案聘記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傳曰使者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媿厲之也然則疏家以此禮爲因聘而食者是也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禮惟公親設醬若牲則不親割爵亦不親酳又無樂舞之事㑹禮殺於王禮而聘賓又非老更比也大抵食禮通乎上下其等差則視乎食之之人與所食之人以

爲隆殺耳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賈氏公彦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爲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　劉氏敞曰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　敖氏繼公曰云各以其爵則兼卿大夫言矣此

蓋顧下經食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飲食之禮賓主

敵則親戒速所以尊賓也此以其爵亦其義也

案大夫不著所服亦朝服也戒以其爵則服亦以其爵下文賓朝服此大夫亦朝服往戒可知戒賓必有其辭然燕主飲故辭曰有不腆之酒燕君在阼故辭曰與寡君須臾此食禮無酒又無阼席則辭當與彼異然經記無文不可考矣

上介出請入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所以爲來事　賈氏公彦曰大

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所爲來事

三辭三字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既先受賜不敢當　賈氏公彦曰聘日已致饔故今辭食但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饗食皆當三辭　敖氏繼公曰食必三辭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

案下經言設洗如饗注云如其近者此注所云先受賜蓋亦指饗言之未必舍近而遥繼饔也

賔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賔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不言朝服可知也旣對乃北面而拜拜辱説見鄉飲酒　鄭氏康成曰不答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再拜稽首受命　郝氏敬曰將命致君食賔之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拜使者屈辱來迎巳

案拜辱者拜君命之辱非拜使者之辱也故使者不得而答之受命必稽首者臣禮也以燕禮之辭例之

此賓將出時宜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其既受命

亦宜曰君既寡君多矣又辱賜於使臣臣敢拜賜命

然後再拜稽首

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復於君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

敖氏繼公曰云不拜送明有拜送者先拜送乃從

之國君於王使之禮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

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於門外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案鄉飲射禮雖從之猶拜送者以主人親戒故也聘禮之郊勞歸饔雖使者猶拜送者以賓不從之故也此使者戒而賓又從之故不拜送覲禮之侯氏雖於使者而已又從之然猶拜送者以敬天子之使也此賓於主君則為外臣故異然則若食已國之大夫使

者既戒而還其所戒之賓亦必拜送矣遂從之非與戒者偕行也言隨後踵至耳亦所以明其不易服也

右戒賓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朝音潮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如聘謂賓入于次乃即位而主君之擯者亦三人也賓即位亦於西方東面介立於其東南北面西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賈疏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此禮輕及大門乃朝服

案聘使自始迄終惟以皮弁服朝服爲隆殺無服玄端者鄭謂初服玄端非也朝服大夫之正服大夫與大夫相接胡爲而不朝服乎下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則賓即位在下行之後而車已還立矣

右賓即位于大門外

即位具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節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也擯者俟君于大門外賈疏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以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賈疏以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已下廟内之位故知此時皆在廟門外也

案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内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即位者尚非主人也擯者從君但在大門内唯上擯請

事乃出耳言具則自甸人陳鼎以下至於宰夫之具皆具也隨所在而具之則不專在廟門外也矣

羮定（定多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著之者下以為節

案此即下記所云亨於門外東方者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編必綿反）

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鼎一大牢也（賈疏聘禮致飱與饔餼皆九鼎此無

鮮魚鮮腊與聘禮同

腥一牢鼎七同

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賈疏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諸侯兼官故甸人兼亨人南面西上以其為賓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凡鼎鼏蓋以茅為之賈疏茅是潔白之物故疑用茅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　敖氏繼公曰甸人掌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此時為陳鼎也天子則外饔為之大牢而用七鼎以所食者乃大夫也篇首雖言使大夫戒各以其爵而篇中則實主言下大夫耳陳鼎於廟門外少北而東西則當門陳鼎當門南面君禮

也西上明爲賔也設扃鼏在陳鼎之前於此乃言之者亦因而見之也若朿若編亦謂科用其一耳與若丹若墨之文意同

案聘禮於上介其致飱致饔皆鼎七此小聘之賔爵與大聘之上介同故亦七鼎聘記所謂小聘其禮如爲介是也但致飱致饔不羞庶羞故正鼎之外幷陪鼎而皆陳之此禮之庶羞臨食乃取諸門外東方而入而設之故惟具之於雍爨不實於陪鼎以與正鼎

同陳也

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

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賈氏公彥曰不言如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不得用燕禮決之也注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食與饗燕同無饗禮故引燕禮而言

案設洗亦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霤

餘論李氏如圭曰春秋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此春秋時饗禮之可見者

案據此則是饗得因時為隆殺又有兼饗之法然曰趙孟為客則是雖兼饗仍主一人為賓矣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匜逸離反音移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公設盥也公尊不就洗賈疏特牲尸尊

不就洗盥用槃匜故知此亦爲公盥不就洗也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敖氏繼公曰匜盛盥水槃盛盥棄水也凡行禮其以槃匜盥而不就洗者尊者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簞巾文畧耳祭禮有槃匜必有簞巾

案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此諸侯之小臣故主沃公盥

宰夫設筵加席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賈疏賓在戶牖

之間南面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湇醬可以略此賈疏決聘禮禮賓公親授几以無設湇醬之事故也劉氏敞曰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

無尊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尊者主於食不獻酬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賈疏截之言載

以汁滓相載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賈疏獻酬酒不言飲此擬酳口故言飲天官酒人職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注云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是其義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賈疏漿人職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敖氏繼公曰酒言飲者指其所用名之也漿云飲者明其爲六飲之一者也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猶醴在五齊而云醴齊之類也言俟者見其已在觶特俟時而設之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

案酒正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以爲皆祭祀之酒至四飲則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注以清爲醴之已泲者四飲惟此爲酒與三酒中之清酒不同此注以飲酒爲清酒葢指四飲之清以其爲酒而在四飲之内故謂之飲酒非三酒中之清酒也疏說疑誤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爊在堂賈疏酒常在堂若不特言則凡中亦含之爊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敖氏繼公曰此所謂饌者豆籩鉶也

案具言饌者異器且殊列也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南上經之通例陳酒皆先於陳饌以非宰夫所掌故也飲亦酒類故別言之凡在東房者惟醬及粱宰夫以授公餘俱宰夫設之　又案自羹定至此七事皆所謂具也以自外而内爲序鼎具于門外當門洗具

于阼階東南槃匜具於東堂下筵具於堂酒漿及饌具於房七者皆備是之謂具而後乃公迎賓也

右陳設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大門降於國君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　劉氏敞曰公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

君之意也

案既具而公乃迎賓者亦節也如賓服亦朝服也公出至大門內而大夫乃出納賓則承擯紹擯皆不出可知矣以戒賓而賓來故不必出請事而即納之也春官司服職王祀先公饗射則鷩冕疏云食亦鷩冕蓋饗在廟大射禮重故與祀先公同服食亦在廟故鷩冕也以此推之諸侯之饗食宜玄冕而此乃朝服者以其所食者大夫也大夫朝服故主君如其服以

迎之若兩君相食意必玄冕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秋官司儀職將幣交擯三辭車逆

拜辱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

出迎也

案夏官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

金路疏云朝覲宗遇皆無迎法今言乘金路者謂因

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即有乘金路迎賓之

法也此諸侯食大夫禮雖迎於門内其自寢而出也

亦必以車則同姓之諸侯乘金路異姓之諸侯乘象路與

賔入門左公再拜賔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賔從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西方賔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揖入道之　敖氏繼公曰此行禮於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此說已在聘禮後不見者故此

案聘禮於公迎賔再拜之節賔辟不答拜者以公爲

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為食已而拜故既

辟還復再拜稽首

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禰廟也三揖相人偶三讓讓先

升　敖氏繼公曰此三揖與士冠禮者同與聘禮者

異

案聘禮君與賓至廟門君先揖入者以聘禮嚴故君

先入以俟之也食禮則殺矣故賓從君而入

存疑賈氏公彦曰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即就西階者彼謂大夫士小燕食之禮與此不同

案曲禮所言乃指賓之自來而降等者耳若此賓雖降等實銜其君命以來主君禮之所以禮其聘君也豈得以彼例論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儀禮之内單言廟者皆據禰廟㫖禮納采云至於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若非禰廟

則言廟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於祖廟之類是也

公升二等賓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下人君　敖氏繼公曰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

右迎賓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　鄭氏康成曰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賈疏序以西為正堂序東為夾室今立于東夾之南是東於堂也）敖氏繼公曰大夫兼上下者言也下大夫西面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東夾南即東堂南含坫而取節於夾明其去堂遠也羣臣至是方即位於廟則是鄉者公亦不在廟明矣此其異於臣禮與士冠士昏禮主人皆先待於廟乃出迎賓

案此大夫位畧同燕禮爾卿卿西面北上之位大夫與卿同位者以士辟賔而立於燕禮之大夫位故大夫辟士進而列於卿也其大夫之立蓋亦視卿少退

與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賔在此賈疏

燕禮大射儀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今在門東者以賔由門西也

敖氏繼公曰立于門東宜東上而統於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

以見此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聘時大夫士之位亦宜如是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

案此小臣之位與燕禮同但彼惟小臣師一人者請執冪羞膳及請媵請致皆踵而為之一人足共其役也此則奉槃奉匜執簞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

非止一人也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敖云宜從古文

正義賈氏公彥曰宰尊官在小臣下者以小臣位在東堂南故先見之　敖氏繼公曰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宰尊官於此乃見之者位定在後耳宰與羣臣同入以其位在內故後於在外者南上二字古文無之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

宰也宜從古文

案此宰内宰也天官内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侯國之内宰亦當然也饗賓則夫人亞祼此食禮殺於饗夫人不親内宰位於東夾之北以見外内之官備所以示夫人敬客之意也北堂亦房也房中之東是謂東夾東夾之北則庭也廟北皆庭宰之立位則當東夾之北而在北堂下之東方耳必取節於東夾者欲與大夫東夾南之文相應

故也凡禮事婦人之位在東房丈夫則無不露立者

內宰丈夫也故立于庭以其爲治內贊夫人之官故

在東夾北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宰夫之屬也賈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

敖氏繼公曰宰大宰也

案下經授公醬湆及爲賓設豆篕鉶稻者皆宰夫也

宰惟授公湆視宰夫爲尊則宰非宰夫之屬明矣大

宰則司徒之兼官三卿之長不應不立于東夾南而

在東夾北也注爲南上二字所惑故以宰夫之屬言之敖氏以爲大宰則亦未詳於外内之辨也其下即内官之士豈其倫乎

存異賈氏公彦曰東夾北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

案士昏記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則北堂之南猶是房中也房中之南則堂之東楹東也豈所謂東夾北者在此乎賈意以東夾之北一架通爲房中則房中

之北亦通爲北堂故云然耳此爲特牲注房中之東當夾北一語所誤也或云北堂之南南字當作東蓋字誤耳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食賓自無事賈疏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後入　敖氏繼公曰內官之士內小臣之屬也在宰東北少退於宰也此惟取節於宰則宰獨

立明矣

案聘時有聘享於夫人之禮故夫人之官同共其事以助君也此爲内宰之屬則位于其上而少進者爲内宰明矣此内官士也非奄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天官内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諸侯未必有内宰以其内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内宰

案諸侯未必無内宰但爵差卑當以上士爲之内官

之士則又卑矣未可以當內宰也

總論劉氏敞曰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

案羣臣之位亦以自外而內爲序大夫乜鼎士設俎設羞小臣奉槃匜宰授公湇內官之士當佐宰夫之饌蓋莫不各有事焉而注謂自無事者以凡有事者皆從公爲之而無事於先入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上自統於賓也 敖氏繼公曰

介位序於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於聘時也

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少進負東塾北面東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承擯已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 賈疏 介統於擯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

案介位於燕禮爲士旅食之位但彼東上而此西上者主賓異也其位序於內官之後者先主而後及賓也下記云卿擯由下故知上擯之擯在阼階下也下

經云擯者退負東塾則上擯之本位亦與承擯紹擯同負東塾也注云士西敖氏云士東負東塾則遥對東堂而當在士東矣

右羣臣及介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再拜者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賈氏公彦曰公方一拜賓即降賓降後公又一拜猶下侑幣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　敖氏繼公曰

至再拜言其拜至之數也賓降之上不言公一拜者文脫耳於公一拜而賓降者急於答拜亦所以辟之

至再拜說見士昏禮

案云至再拜者言公之拜至亦再拜明其拜數也云賓降也公再拜者言公之第二拜在於賓降之後明其拜法也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階東少就主君也擯者辭辭其拜於下也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終其再拜稽首

賈氏公彦曰據公未降之前賓爲一拜雖辭賓猶終再拜稽首也擯者辭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

敖氏繼公曰拜也謂賓不從其命而拜也曰者擯者辭也公降一等辭止其又拜也公辭而賓猶欲拜故擯者復釋辭以止之而賓終不從命也君於臣乃拜至其禮太崇故答之亦與常禮異

案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
媵爵於公皆是也若為賓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
為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于階東視階下為稍
東別於已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為少就主君也賓在
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即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
也公見其不聽擯者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
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
兩辭之間而賓之再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即

興若然則下文賔升不得謂已拜矣

賔栗階升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賈疏謂不疾之意

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賈疏拾級據階而說連步據足而言其實一也此尋常升法燕記注云栗階謂越等

敖氏繼公曰升不拜者以其終拜於公辭之後也栗階說見燕禮

案賔升不拜者以臣禮自處雖得公辭猶不敢拜於上也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降拜主君辭之賔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　敖氏繼公曰拜下者臣也拜於上者賔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賔之　賈氏公彦曰賔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

案賔宜拜於上升不拜則不成其爲賔矣故命之拜以成之是謂成拜燕禮於公取觶酬賔之節賔亦下既拜升復拜與此同但彼辭以小臣不以擯又公不

從降則以燕輕於食且彼燕本國之臣而此則食異國之臣故也

右拜至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鼏石經及古本作冪監本已改今從之碑南南面石經及古本缺一南字此有之蓋後人所增也鼎西南之南衍文注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

正義賈氏公彦曰去鼏於外者以入當載于俎故去

之士喪士虞皆入乃去鼏喪禮變於吉也　敖氏繼公曰去鼏亦右人也次序也次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南衍文皆傳寫者誤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于外内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蓋各立于其鼎之東南面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郝氏敬曰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

案聘禮歸饔之鼎設于西階前以其歸于賓館賓之也少牢禮之鼎陳于東方以其行禮於廟内之也此陳於碑南雖賓禮主之者君也歸饔之鼎上當碑南陳則亦遙直碑矣但彼遙以碑爲節此則正當碑南耳歸饔之鼎東面者鼎在西也少牢之鼎西面者鼎在東也此鼎南面者鼎在碑南也北上者縱陳之西上者横陳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

案此注未知何指豈以經有出自鼎西之句而云爾邪鼎既陳乃有鼎西方舉鼎時則何東西之有如謂入由闑東出由闑西則經固無文即果然亦是出入公門由闑右之常法而無爲賓之義也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互文相應也賈疏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賈疏

少牢雍正執一匕雍府執四匕司士與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

敦氏繼公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于鼎北加匕匕北枋退蓋兼執匕俎者而言旅人其士旅食與

案注知旅人爲雍人之屬者以少牢執匕爲雍正雍府者決之也俎匕之入亦當從鼎少牢之鼎西面其俎西肆匕東枋此鼎南面故敖氏知其俎南肆匕北枋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長盥以長而序盥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爲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南面立于鼎後也匕出鼎實也 郝氏敬曰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皆盥畢復

序進　賈氏公彦曰鄉飲射賔盥北面此大夫盥亦北面可知

案鼎七則匕者當用大夫七人若食上大夫九鼎則當九人而爲承擯者賛者執他事者或有出使者疾病者皆不與焉則一國五大夫之說不可執也五大夫言其副於三卿者耳豈外此遂無大夫乎

載者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

其前大夫匕則載之　賈氏公彦曰在鼎南稍東也

敖氏繼公曰西面執俎以載也

案上經於左人不言面此曰載者西面則知前待載時固已西面矣

魚腊飪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禮宜熟饗有腥者　賈疏左傳云王饗有體薦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是饗有腥也

賈氏公彦曰上云羹定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有薧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士虞既夕胖而已

載體進奏奏千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

進其理本在前　敖氏繼公曰體者三牲則右體腊

其一純與言體而不言骨見其尊者耳牲體之數五
其脊脇各三而皆二骨以並腊則倍之也少牢禮曰
腊一純而俎進奏注見鄉飲酒記
案載牲之法少牢禮云載右胖肩臂臑膊骼正脊一
脡脊一横脊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腸三胃三舉
肺一祭肺三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脇肺肩在上其
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此禮腸胃别俎故不
見腸胃下經云三牲之肺不離則亦無舉肺其載之

亦當如少牢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而脊脇肺居中也但彼進下而此則進奏耳若腊則少牢禮曰腊一純而俎其注云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故敖氏知此之載腊亦一純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三牲與腊皆載體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脇彼喪禮用左鄉飲射記云右胖進奏則此亦用右胖之肩臂臑肫骼脇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為庶羞進奏者生人食法進本本謂近上者

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　陳氏祥道曰腊之骨如牲體殯奠之腊進柢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於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昏禮腊一純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少牢祝俎髀屬于尻少牢不賓尸腊辯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

魚七縮俎寢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魚七者腸胃有俎故魚亦放其數也縮俎者首尾鄉俎之前後也所以變於牲寢右進

鬐亦進奏之意魚鬐在上腴在下士喪禮曰載魚左首進鬐　鄭氏康成曰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　賈氏公彦曰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鄉賓若祭祀則進腴故少牢進腴

通論陳氏祥道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横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或進腴凡右首左首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横於人爲縮

此禮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此禮進鬐而喪奠與虞亦進鬐未異於生故也

案乾魚載俎有縮無横有司徹言横載之據人横執俎而言魚之在俎猶縮也至縮執俎以羞則進首變於正祭也其他禮魚皆縮於俎而俎横設之所以生人則右首寢右而進鬐鬼神則右首寢左而進腴也若濡魚則横載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鬐則不論生人與鬼神蓋皆然與陳氏說尚未明析

更爲疏通之

腸胃七同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

此俎實凡二十八賈疏牛羊異俎此腸胃同俎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

敖氏繼公曰腸胃七者大牢之下數也與牲異俎者大牢之禮也　李氏如圭曰君子不食圂腴圂謂犬豕也取牛羊腴而已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此腸胃與牲別鼎是正法取其

鼎數奇也少牢五俎若腸胃别鼎則六不得奇故幷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與牲别鼎故取數於牲少牢幷於牲鼎故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脇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士喪禮下篇盛葬奠故腸胃五也

案疏言腸胃膚别鼎同鼎之法大抵三鼎者則膚與牲同鼎若少牢則既加羊而膚又别鼎是為五鼎若大牢則既加牛而腸胃又别鼎是為七鼎凡此所加

皆牲體也若九鼎則乾魚之外加以鮮魚乾腊之外加以鮮腊是鼎之最盛者也至所用腸胃之數則少牢以五爲盛三爲中一爲殺大牢則以十有一爲盛九爲中而七爲殺也少牢惟有羊其用五者腸五胃五凡十其用三者腸三胃三凡六其用一者則腸一胃一而已大牢則牛羊兼有其用十有一者爲數當四十有四其用九者爲數當三十有六其用七者則此注謂二十有八是已

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　敖氏繼公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膚乃七者亦效腸胃之數也少牢禮曰雍人倫膚九　賈氏公彦曰此膚與腸胃皆别鼎俎特牲惟有三鼎故膚從豕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　陳氏祥道曰士虞禮注曰膚脅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脅革肉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橫諸俎者以其皆出於牲體故載於俎與牲體同言垂之見其長也不言其垂之所及者腸胃與膚其長或異　鄭氏康成曰腸胃垂及俎拒賈疏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

通論陳氏祥道曰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士喪禮下篇

大遣奠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牛羊膚出於下牲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順其在牲之性也賈疏腸胃在牲而垂

案腸胃細若縮俎則不能出於俎外況膚之長又朒焉故必横諸俎上不嫌其下之空也注疏甚迂幾見腸胃在牲腹而垂之者乎

總論郝氏敬曰自載體以下至此言載俎之法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匕奠于鼎謂加匕於鼎上也位東

夾南之位　鄭氏康成曰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

又待設俎賈疏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

案匕鼎西上則最西之鼎大夫長所匕也其進也大

夫長在前比其畢也匕膚鼎者先退是謂逆退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注古文壹皆作

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盥將設醬辭辭其從已壹讓殺於初　敖氏繼公曰公辭賓亦對而反位于階西於是小臣各執槃匜簞巾以就公盥

案凡降盥而升皆一揖以距階近無三揖之位也始至於階三讓至此惟一讓則殺於初矣亦公升二等而後賓升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賈疏此經所陳

物異者皆别器下但言醬不别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爲饌本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賈疏公設當席中故東遷之敖氏繼公曰宰夫授亦並授也下放此公設之示親饋也辭者辭公親設也辭時葢東面於公之西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爲少西必少西者爲賔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下皆放此 賈氏公彦曰蒲筵長丈六尺於戶牖之閒南面

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

郝氏敬曰公立設賓坐遷遷之

案東遷所者東而遷之於其當設之所也不定其所者席所設之西可容一湇而此湇與席西之粱相距可以容人即其所也此所既定即下設湇之所設粱之所皆定矣故惟此言所而下於湇於粱惟言坐遷之不復言所所設之饌在席前不在席公蓋北面設之 又案疏謂正饌與庶羞分列席之東西未為不

是下經設庶羞云旁四列則敖氏謂正饌中席而庶羞在旁者義尤長

公立于序内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疑魚乙反注今文曰西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事未至故離其拜位也序内西鄉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各俟於此與鄉飲酒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賓不立階上

以主君離阼也

案阼階東者主人正位今公立于序内故注以為示親饌然據下侑幣時饌已設訖而公之所立不異則知此位乃以公尊而變於常禮耳至賓之正位本在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亦非以主君離阼而後然也疑立見鄉飲酒禮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他感反臡奴兮反菁子丁反劉音精注今文

鸛皆作臡

正義鄭氏康成曰醓醢醢有醓賈疏醓人注醓肉汁昌本昌蒲本菹也賈疏醓人注昌蒲根也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經言菹不言齏菹即是齏也醢有骨謂之臡賈疏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菁蔓菁菹也賈疏即今蔓菁　賈氏公彥曰周官醓人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已下依此爲次此用其六　敖氏繼公曰六豆爲二列内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外列統於内列也食禮用朝事之豆者君尊故其用之自

上者始也若朝事饋食之禮兩有則其籩豆乃各有所屬焉　郝氏敬曰醬處最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別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鹿臡北接韭菹也

案燕禮薦使膳宰者以宰夫代獻也此禮無獻故宰夫薦前於醬已言自東房矣此復言之者以醬爲饌本而豆則繼饌故須兩明之也至下之粱稻與醬同列可以醬例之其簋及鉶與豆均饌可以豆例之故不更明其所自也　又案醢人朝事饋食加羞皆八

豆者天子之禮也以聘禮致饔及此篇食上大夫之禮攷之則諸侯所用豆數亦同豆數同則籩人之籩數亦同矣此所食者下大夫故減其二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

正義鄭氏康成曰亞次也不言縪錯俎尊也賈疏上設豆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縪不錯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賈疏豕在牛羊之下膚豕之所出

敖氏繼公曰當豆南者

牛俎與羊俎之半也設俎之法每者必當其兩豆欲其整也特在豕東　郝氏敬曰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腊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幷六惟膚俎在東獨設無幷曰特

案燕禮設俎使膳宰者以俎不自鼎升出於寢東也此使士者以俎在庭也薦豆必綪者以豆惟二類欲

其相閒也簋亦二物故錯設之亦欲其相閒也俎則

爲物各異故惟以貴賤為次無取於縪錯且俎數奇

又不便於縪錯也士不言升自西階者可知也士以

俎升贊者之大夫亦從之而升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敖氏繼

公曰甸人加扃乃舉鼎其出也亦匕先而鼎後

案順出者對上次入而言謂順其入之次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者士設俎未畢故甸人舉鼎以出也

案舉時牲在鼎故使士徹則空鼎耳故使甸人古人之徹必待事畢若設俎未畢無徹鼎之理蓋士既設俎則復其門東之位於是甸人乃入舉鼎以出也甸人不與門内之禮事故届時而入出則不反耳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錯七各反注並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並併也　敖氏繼公曰東北上惟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於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疏數可知矣

案食上大夫八簋此下大夫故六聘禮歸饔于賓堂上八簋歸饔于上介堂上六簋與此同也豆與俎西上而簋與鉶東上者既先設豆俎即依豆俎以爲節

也簋不徒曰東上而曰東北上又曰南陳者見其東西雖與豆俎異上而自北而南則與豆俎同也

大羹湇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大音泰和户卧反鐙音登注今文湇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正義鄭氏衆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鄭氏康成曰大羹湇煮肉汁也不和無鹽菜貴其質

反豆謂之鐙賈疏毛詩傳云木曰豆瓦曰登有蓋者餜自外入爲風

塵坐遷之亦東遷所　敖氏繼公曰此大羮謂牛汁也不和者以無肉菜尚質也以五味調物謂之和周官食醫職凡和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凡湆皆不和經特於此見之自門入者湆在爨也士昏禮曰大羮湆在爨記曰亨于門外東方足以明之矣入反位自東壁而適東夾北也設湆于醬西是醬湆東上也凡醬湆之位變於正豆　李氏如圭曰湆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　賈氏公彦曰宰位在東夾北今

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　鄭氏鍔曰賔容亦共大羮者荀子曰大饗先大羮貴飲食之本也

案大羮湆已見士昏禮但彼以豕為上牲則豕湆此以牛為上牲則牛湆也實于鐙者器亦尚質以其類也然則凡大羮湆皆實于鐙經特於此見之湆與鉶為類特牲禮主婦設兩鉶隨設大羮湆但以湆由門外入故設之不以主婦耳其實則主婦職也此禮宰

執之以授公亦足見宰之為内宰矣　此下之鉶與前之豆俎及簠所謂正饌也不連設之者以大羮與鉶羮皆羮也而大羮為貴故將設鉶羮必先設大羮也右執鐙左執蓋明其執法也言由門入則是宰親取鐙於門外矣盡階不升堂下經縢羞者之儀若是此宰亦然者以其授公也設于醬西蓋亦當席中設之席中於醬亦爲西賔之遷之則視公所設處為稍東也公既設則復其序内之位賔既遷亦復其階西

之位不言者以前設醬後設粱其文已明前後相例則此可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賈疏諸侯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曰宰宰夫之長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正義鄭氏康成曰鉶菜和羹之器　敖氏繼公曰東上變於豆

案四鉶者亦殺於上大夫二而與歸饔之上介禮同

也設鉶之法又與設簋異者簋惟二物則可錯鉶三物不可錯若六鉶則綪之此四鉶故但以牛始以牛終然以牛羊豕順數而益一牛則亦綪意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據羮在鉶言之謂之鉶羮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案歸饔之陪鼎膷臐膮與此庶羞之膷臐膮一也其在鼎則為陪鼎在豆則為庶羞歸饔曰陪鼎盛大禮

也食禮之庶羞則不自鼎升矣鉶羮但羮耳不可以
為豆實蓋出於鑊未必由於鼎也詎可混而一之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豐所以承觶者也　敖氏繼公曰
實觶加豐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為下文發之
不授觶者以未用也設于豆東者不主於飲且後用
之故不欲其妨
存疑鄭氏康成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

也凡奠者於左

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其設于豆東蓋與下設于稻西之漿飲為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似不得以奠而不舉之酒例而論之教知具饌時已實觶加豐者以經云無尊故也

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郤于其西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簋蓋也亦一一合郤之各當其簋之西　賈氏公彥曰郤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相

重而仰之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敦氏繼公曰此六簋為三列每列之二會則各相重而各置於其列之西故曰各卻于其西

右設正饌

案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湆自階升至鉶則復由房出其上下設饌之人亦相閒以成禮者如此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食如字

正義敖氏繼公曰贊者所謂上贊也負東房負其牖也士喪禮曰祝負牖南面然則此其上贊之正位與具謂正饌已具再拜者欲賓食禮之也拜亦當楣北面　鄭氏康成曰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再拜拜賓饌具

案凡立未有當戶者恐妨於出入也雖無出入者亦不當戶此贊者負東房當在房戶外之東士喪禮君

視大歛君升自阼階祝負牖南面其位蓋與此同再拜揖食經文自明不必言拜餕具餕具而拜祭祀尸未入前有之記云贊者從俎升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成拜降未拜

案此拜與燕禮爲賓舉旅時賓酌膳觶及聘禮致幣時賓升聽命之拜同法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辯音遍下並同擩人

悅反劉而懸反
注今文無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擩猶染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擩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擩于三豆是其徵也上豆韭菹醢醢也祭於二豆之閒少北此節見少牢下篇

棗醢不可取故以擩為取主言韭菹者以其為上豆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

以授賓賓祭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賈疏引少儀者見贊興賓亦興之義　賈氏公彦曰此所授皆遠賓者故菹醢及鉶不授　敖氏繼公曰辯謂辯取於三簋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以右手而實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壹者文已明也　郝氏敬曰東面坐簋西地空也六簋辯取

合祭也

案上宰夫之啟簋會此贊者之取簋實皆曰東面坐是坐於閒容人之處也下經曰賓自閒坐此不曰自閒者此時未設加饌未得有兩饌之閒也必兩言辯者黍稷各三簋亦各三取若總言辯嫌於黍稷各一取即為辯也注知於豆祭者以少牢禮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尸同受祭于豆祭者決之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注古

文壹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賓祭於豆祭

敖氏繼公曰云不離者見其為切肺且明無舉肺也

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

著之者嫌每肺當别授之也上言興授此言興受文

互見耳

案祭肺舉肺並見士昏禮祭離肺之儀見鄉飲酒禮

舉肺與離肺一也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謂離肺也此云三牲之肺不離則非離肺是祭肺也食禮應用舉肺以其食時不舉祭訖不嚌故不以離肺而以刌肺刌肺即祭肺也然食禮又不得以祭肺名之故曰三牲之肺不離所以見其宜用離肺而不用也不離謂已刌之不必離也蓋以贊者壹授賓壹祭三肺並在手則難於絕之以祭矣故注云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之而不嚌者以非飲酒禮也

下經贊者取庶羞曰北面坐此取肺亦宜北面不言者文不具凡賓受皆興祭皆坐經特於此見之耳存疑鄭氏康成曰壹猶稍也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

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挩始銳反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扱其鉶菜也　敖氏繼公曰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者遂以柶擩三鉶也四鉶皆有柶其擩之則惟用上者

之栖與少牢饋食禮略同上鉶之閒謂内列二鉶之閒少北也祭鉶不於豆祭而於鉶閒者其大牢之禮異與　賈氏公彥曰云上鉶之閒祭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

案辯擩之者謂以上鉶之菜擩於餘鉶之汁所以示辯也特牲之二鉶皆豕故惟曰祭鉶而已少牢則羊豕異故曰祭羊鉶遂以祭豕鉶此則又有牛鉶故辯擩以祭

祭飲酒於上豆之閒魚腊醬湆不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敖氏繼公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湆屬於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葢已祭其大則畧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賈氏公彦曰以有三牲故魚腊不祭入庶羞則祭之下文庶羞皆有大賓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膴膴魚肉之鬻是亦祭之也

案飲與酒皆祭則酒亦以飲漱明矣大司馬職大祭

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云牲魚魚牲也是魚有祭也此不祭魚者侯禮異於王禮食大夫又異於食諸侯也醬湆不祭者醬類於醢湆等於鉶醢之祭也以湆擩之鉶之祭也以菜擩之醬湆皆持設醬無菹湆亦無菜無所用以擩者故不祭也

右賓祭正饌

案王藻曰賓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此賓祭不辭者彼謂敵禮此則臣禮故異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